



2008 03

主办 贵阳市白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我父亲以及他的爱情 ● 岁月那边 ○ 我们回忆的糖果盒 ● 柳永·寒蝉
三闾大夫 ● 泰来的雾 ○ 北伐「文胆」李仲公

白云

白云



白云·屈原目录

主办
贵阳市白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
马长青 赵兴民 黄昌祥 卢瑞礼

编委主任
苏永泓 袁云龙 杜正军

主编
任萍

执行主编
文永辉 粟才全

执行副主编
梁国赋

编委
刘刚 晏学维 杨镜 朱双洪 熊绍俊 文武
甘贤海 谢永茂 张泉水 江德宽 罗茂林

责任编辑
章俊梅

编务
曹廷飞 高建邦

设计
贵州新华摄影图片社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东方广场五楼

电话
0851-4830415

传真
0851-4602155

邮编
550014

E-mail
Baiyunfeng2007@sina.com

01 王贵彪小说辑

今日冬至 ●一九九七年的一桩杀妻案
我父亲以及他的爱情

梁国赋。/贵彪与贵彪的小说

23 粟才全散文辑

酒壶与李白 ●柳永·寒蝉 ●三峡散记 ●走回村庄
故乡鼓楼

梁国赋。/行走在文学风景线上的散文作家“西米”

35 丁增效诗歌辑

三闾大夫 ●飘飞的树叶 ●月光下
岁月那边 ●电梯 ●电梯里的风景 ●人身
人生路上 ●面对大江哑然无语

梁国赋。/写诗的丁哥

39 李芳文史辑

白云寺史话 ●古隘木阁箐 ●马家寺与“马阁老”
石人山话古 ●朱官古堡 ●北伐“文胆”李仲公
共和国首批政务院参事李侠公

梁国赋。/李芳的文史情结

51 林东矿务局职工作品辑

散文特辑

符代宪。/采掘阳光 ●老寨洞游记 ●瓦寨大桥
余勇。/心迹 杨蕊。/说说幸福 /刘成君。/泰来的雾
涂成林。/快乐箴言 贾宇男。/散步情趣 金花。/初结矿山情
付艳。/蜡烛颂

诗歌特辑

铁汉。/矿工之歌 余勇。/煤·矿工 ●归航
粟才全。/遗忘 杨蕊。/若在街上偶然遇见 ●我们回忆的糖果盒
庄中郎。/西江月·感怀 张铁宝。/校园抒怀
杨胜芳。/坐回桌前 王昌。/杨花曲

歌曲 /《绿色白云，我的家》

词 /郭家强 王伟 曲 /谌贻佑 王立志

绘画 /高飞 刘继春 屈植平 常企超 查晓 廖志勇 郭鹏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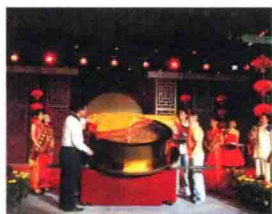
摄影 /文永辉 周尤明 吴金木 曹廷飞

书法 /周健华 陈恩祥 孟夏如 李汝营



南湖月·丽水情 | 丽水铭城简介

贵阳丽水铭城位于白云南湖新区与金阳新区交汇处核心地段，自然生态环境优美，离贵阳市老城区中心约18分钟车程；离贵阳市金阳新区行政中心约3分钟车程，离白云老城区500米，距白云区行政中心仅200米。空中花园别墅，每户至少拥有两个超大花园，让业主置身于完美的湖光山色之中。朝迎晨曦，晚接繁星，以湖景佐餐；观山水间白鹭戏水，品山林间鸟语花香。数千米漫长的湖岸线景观，一角一度，优雅灵定，浸染四季风景，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丹青绝笔，预示着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或绚烂、或幽静、或沉思、或静美。



贵州兴华蛋禽有限公司

贵州兴华蛋禽有限公司是集科工贸、产加销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技术雄厚、产品多元化、产业链完整，设有父母代种鸡、孵化、育雏、育成、蛋鸡、优质肉（土）鸡、粪、废无公害处理等车间。公司内部循环经济试运行成功。2006年底通过ISO9001；2000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复评；2006年4月27日被评为贵阳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07年1月31日获省乡镇企业证书；2006年9月28日双获国家农业部无公害鸡蛋及肉鸡认证。

公司地处白云区麦架镇青山村，占地500亩，建筑面积4.5万米²，总投资3200余万元，是西南地区首具规模的综合性生态养殖园。公司常年饲养尼克珊瑚粉蛋种鸡5万套、存栏蛋鸡商品代22万只、出壳苗鸡500万余只、产鲜蛋3400余吨、有机复合肥原料（发酵干鸡粪）4000余吨。既为社会提供了一定的量的禽蛋副食品，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又帮助支持了农民发展养殖业。再经营中既注重自身经济效益，又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从2002年至今，公司通过提供鸡苗、饲料、技术咨询、销售网络及产品回收等售后服务，与农户发展合作饲养蛋鸡、草地鸡等1100多万只，遍及贵阳、遵义、毕节、黔南、黔东南等地区。仅贵阳市就发展合作蛋鸡100余万只，合作农户400余户。主要分布在白云区、开阳县、乌当区、花溪区等。实现了公司及农户“双盈”目标。目前公司正以雄厚的技术实力，先进的设备装置，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远大的宏伟目标，绘制令人振奋的发展蓝图，以创造无限美好的明天。



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青山村

邮编：550016 e-mail: manu45@126.com Qq: 598591815

总经理（法人代表）：张卫华 13885089045

电话：13984364079（移动座机） 传真：08514360475



白云屈目录

主办
贵阳市白云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顾问
马长青 赵兴民 黄昌祥 卢瑞礼

编委主任
苏永泓 袁云龙 杜正军

主编
任萍

执行主编
文永辉 粟才全

执行副主编
梁国赋

编委
刘刚 晏学维 杨镇 朱双洪 熊绍俊 文武
甘贤海 谢永茂 张泉水 江德宽 罗茂林

责任编辑
章俊梅

编务
曹廷飞 高建邦

设计
贵州新华摄影图片社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东方广场五楼

电话
0851-4830415

传真
0851-4602155

邮编
550014

E-mail
Baiyunfeng2007@sina.com

01 王贵彪小说辑

今日冬至 ●一九九七年的一桩杀妻案
我父亲以及他的爱情

梁国赋。/贵彪与贵彪的小说

23 粟才全散文辑

酒壶与李白 ●柳永·寒蝉 ●三峡散记 ●走回村庄
故乡鼓楼

梁国赋。/行走在文学风景线上的散文作家“西米”

35 丁增效诗歌辑

三闾大夫 ●飘飞的树叶 ●月光下
岁月那边 ●电梯 ●电梯里的风景 ●人身
人生路上 ●面对大江哑然无语

梁国赋。/写诗的丁哥

39 李芳文史辑

白云寺史话 ●古隘木阁箐 ●马家寺与“马阁老”
石人山话古 ●朱官古堡 ●北伐“文胆”李仲公
共和国首批政务院参事李侠公

梁国赋。/李芳的文史情结

51 林东矿务局职工作品辑

散文特辑

符代宪。/采掘阳光 ●老寨洞游记 ●瓦寨大桥
余勇。/心迹 杨蕊。/说说幸福 刘成君。/泰来的雾
涂成林。/快乐箴言 贾宇男。/散步情趣 金花。/初结矿山情
付艳。/蜡烛颂

诗歌特辑

铁汉。/矿工之歌 余勇。/煤·矿工 ●归航
粟才全。/遗忘 杨蕊。/若在街上偶然遇见 ●我们回忆的糖果盒
庄中郎。/西江月·感怀 张铁宝。/校园抒怀
杨胜芳。/坐回桌前 王昌。/杨花曲

歌曲 /《绿色白云，我的家》

词 /郭家强 王伟 曲 /湛贻佑 王立志

绘画 /高飞 刘继春 屈植平 常企超 查晓 廖志勇 郭鹏飞

摄影 /文永辉 周尤明 吴金木 曹廷飞

书法 /周健华 陈恩祥 孟夏如 李汝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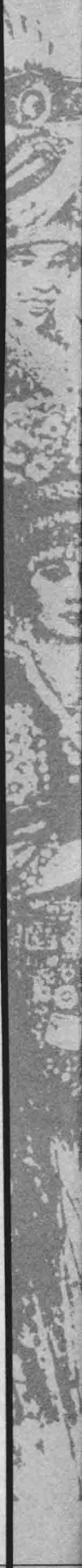
王贵彪

今日冬至。 一九九七年的一桩杀妻案。
我父亲以及他的爱情。

小

说

辑



今日冬至

法规处处长彭建明走进机关办公大楼时，太阳正从这个城市东面的楼群中迫不急待地爬起来，暖暖的阳光就普照了大地。在楼道口，彭建明回头看了看，那轮红日明晃晃的耀眼，灼得他双眼一阵阵难受。这世界是怎么了？连这家伙都昏了头了，也不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还钻出来晒个什么劲。彭建明用力眨了眨双眼，好不容易才将被太阳灼得模糊不清的视力调整过来。前几天，这院子里的一株苹果树开花，粉的白的，开得花团紧簇，微风吹来，花枝摇曳，花香一片。让人不知今夕何夕，还误以为又是大好春天呢。

法规处在这栋十层大厦的四楼，有四台电梯上下。但彭建明从不坐那玩意。二十六岁走进这栋大厦，到现在已近三十年了，三十年来，彭建明乘电梯的次数可以说屈指可数，而且这仅有的几次，也都是为了陪同领导。彭建明的领导，当然都是局以上的，德高望重的领导，在这座机关

大楼，他们上上下下当然都得乘电梯。如果他们气喘吁吁地上楼下楼，甚至于扶着楼梯扶手喘粗气，那他们就没有了领导的风范，没了领导的威严，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们众多的下属心里，就会落下风烛残年，耄耋老人的印象。因此，每次与领导同行，彭建明都会破例乘电梯上下。进电梯时，让领导先进，进电梯后，先按下领导办公室所在的楼层，这样才显得你对领导尊敬。虽然你的楼层比领导低，按理你应该先让电梯停在你办公室所在的楼层，但领导的时间比你的时间宝贵，

领导的身体比你的身体宝贵，你应该先让领导上他们的高层，哪怕你因此得上上下下回来折腾，你也别让领导浪费一丁点时间，也别让领导在电梯的一起一停中受到一丁点颠簸。

年轻时，彭建明喜欢蹦蹦跳跳，因而不喜欢乘电梯，乘电梯许多时候得等，按下呼叫铃，仰着头看那数字在键盘上不慌不忙地跳，感觉中总是要等好久才跳到你那一楼。有时电梯



里还人满为患，你挤我挤的，弄得四五平米的窄小空间里什么味都有。楼梯就不同了，宽大整洁，有的楼层还铺着玫瑰红的地毯，虽说是化纤的，可脚踩上去是松松的、软软的、悄无声息。令人联想起一片玫瑰色的草坪，一个玫瑰色的梦。再说，蹦蹦跳跳，干净利索地上楼下楼，不仅能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印象，还能锻炼身体。不是有一句名言这样说：生命在于运动，何乐不为呢？

现在，年龄渐渐大了，特别是不惑之年当了处长以后，彭建明就更不愿乘电梯上下楼了。谁都不想在一棵树上吊死。彭建明还想往上走，由处长而副局长，由副局长而局长，由局长而……他不希望就在处长这个位置干到退休。他不乘电梯，他蹬蹬地上楼下楼，就是要给人他还年富力强的印象。当然，彭建明这样蹬蹬地上下了十几年，他处长的位置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两周前，机关进行干部调整时，他还从原来的征管处调到了现在的法规处。从形式上看，他似乎是被提升了一小格。然而，在这座机关大楼，法规处的牌子听起来虽然吓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机构，就像是人的盲肠。而征管处就不同了，它实际是这个局、这座机关大楼的重要机构。如果把这座机关大楼比做一辆汽车，那征管处就是这辆车上的发动机的一个缸。征管处如此重要，在这幢大楼里，除了局长党委书记副局长副书记纪委书记外，征管处处长自然要吃香喝辣了。在那些公司工厂，特别是在那些私营企业、公司老总、厂长眼里，征管处处长简直就是他们头顶上的一片青天，是他们的幸运之星，甚至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他们没有理由不捧着拥着，没有理由不献上他们的媚笑他们的甜言蜜语，还有他们“不成敬意”的这样那样的心意。彭建明在这样的众星捧月的日子里，总是感觉到时光在飞逝，仿佛转眼之间，十余年就过去了。时光如水，人生如梦。现在，处在法规处处长长的位置，彭建明却怎么感觉怎么都像像是度日如年。彭建明不由得愤愤然起来。那次老书记找他谈话，一副郑重其事语重心长的模样，说什么法规处是一个重要部门，让别的人来不行，只有让彭建明这样有高度觉悟的，有丰富经验的人来管理把关，局领导、局党委一班人才放心，云云。现在想起来，那只是糊弄他彭建明的一通屁话。如果在十年前，老书记或任何一位领导对他说这翻话，即使是让他去打扫厕所，他

也准会感动复感激得涕泪交流。但这是十年后，当他的领导向他说这番话时，他已经是一个洞悉世途纷乱繁杂，因果自有分解的人了。他的激情不会因为这样的一通屁话而热烈奔涌，不会因这样的一通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是瞅着你还嫩点儿的大话感恩戴德。尽管这样，但面对这个现实，彭建明是无奈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总是有许多无奈的。

彭建明慢慢地往楼上走，模样儿有点“胜似闲庭散步”。这也是彭建明在机关几十年琢磨出来的，你急匆匆地来来去去，看上去虽然朝气蓬勃，青春活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你性格急躁，处事不稳，办事不牢。慢慢悠悠地走，不急不徐，总能给人一种胸有成竹、处事稳健、危变不惊的感觉，什么是领导风范，这就是领导风范。彭建明而立之年最大的收获，就是琢磨透了这种走路方式。他认为他之所以能被提拔为处长，除了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外，这种走路方式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上楼下楼，坡坡坎坎，洋洋坦途，彭建明都是这种姿态，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姿态，几十年的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在楼梯上，或是在通道里，彭建明见到下属或一般办事员与他打招呼，他会调动面部表情，和蔼地微微一笑，点点头，遇见同级，彭建明脸上仍然会保持着微笑，他会说：“今天这天气，好啊！”、“今天这个日子好啊！”。遇见领导，彭建明脸上就有了更多的微笑，他会很谦恭地点着头说：“您早”、“您好！”彭建明一直觉得自己是伪善的。但伪善有什么不好呢，其实这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伪善的，甚至包括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每一个人都在极力掩饰自己的丑陋，自己的恶毒，自己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欲望。从而把自己伪装得慈眉善目，仪表堂堂。花丛中翩翩起舞的各种美丽蝴蝶便是如此，它们长了翅膀，有了斑斓的颜色，人们就会感觉它们是美丽可爱的了，赏心悦目的了。但骨子里，指不定他们就是一种害虫呢。

到了四楼，彭建明心不跳气不喘。他很为自己这身体，为这几十年的上楼下楼感到自豪和满足。不是吗？你看看财会处的张处长，比彭建明还小三四岁，但他现在别说是上四楼，上二楼他还嫌气喘不过呢！人啊，就他妈这样，人与人有许多地方是不能比，不可比的。你

再瞧瞧人家陈副局长，四十多一点点就到了这个位置，整天奔驰进奔驰出，风风火火。那气势，直逼局长的位置呢。听说他在市委，乃至省委都有人。这不就得了，就难怪了。

彭建明步入自己的办公室。地板已被拖得干干净净了，办公桌也被擦得光可鉴人了。这是勤杂工刘老头8点半以前就得完成的工作。桌上的磁化杯里，已泡上了浓浓的香茶，也许是西湖龙井，也许是黄山毛峰。这是处里的女小张泡的。女小张去年大学毕业才分到处里，所以工作热情总是很高涨，包括给处长泡茶。暖气片丝丝地冒着热气，办公室里的气温就像是热带雨林的春季，暖洋洋的。脱掉藏青色的呢子大衣，彭建明在暖气片前暖了暖有些僵硬的手，然后，他坐在大写字桌后，很写意地展开当天的报纸，走马观花地浏览着一个个标题。哗啦哗啦地翻了一阵报纸，彭建明就将那几份不知所云的报纸搁置在案头上，百无聊赖地在办公室里踱开了步。今天，彭建明要等一个电话，不，也许是很多个电话。事实上，彭建明等这些电话已等了好几天了。在征管处时，这些电话通常都是今天以前的几天里，甚至是前几个星期就打进来了。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些公司、工厂，特别是那些私营公司的老总们，谁不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请他呀！得到他点头的，比上小学时考了双百分还要欢天喜地。可是现在，这些电话到今天了还没打进来。是他们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是他们忙得昏了头？还是他彭建明调到了法规处？彭建明踱到写字台前，下意识地翻看着台历。这些天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翻看台历了。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台历上写着：己卯年11月大，今日冬至。冬至日，正是进补的最佳日子。在这个城市，这一天人们都有恶补的习惯，热补的佳品通常有牛肉、羊肉、狗肉。当然，这些佳品中，尤以狗肉做得最好的，要数城南美食城老三届狗肉馆。老三届的狗肉做法很特别，活狗杀了，烫去毛，洗净，架柴火将狗微微地烤一下，去除未烫尽的绒毛及毛腥味儿，然后才开膛破肚，取出杂物，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净血腥，将整条狗肢解成八块，放进一只大黑砂锅里，掺上水，用旺火猛煮，待肉至八成熟时取出，将骨头剔净，置入冰柜之中，等待食客，狗骨头仍置于大锅中熬汤。据说这汤的熬法也很讲究，汤中加中药几味，卤料几味，文火慢熬。最短时得熬数小时，最

长时要熬十余个小时。老三届的狗肉吃法也别拘一格，食客来了，店家从冰柜中取出狗肉，客人要多少，放到秤上一称，切成片。将骨头汤舀进一只紫砂锅中，放入盐、味精、姜、葱、蒜、香菜，待滚了，徐徐放入肉片。吃时，每个食客面前放一只小碗，碗中有少许蒜末葱末，少许特制的辣椒，少许香菜，少许盐、味精、花椒，还有一块透红透亮的豆腐乳。舀少许滚汤在小碗里，调成蘸水，从锅中夹出滚烫的狗肉片，在蘸水里蘸一下，吹两口气，不待冷，乘着热吃，那味儿，香浓味美，沁人心脾，爽滑可口，肉软而不烂，咀嚼中口舌生香，津津有味。食客大快朵颐之下，往往吃得口舌生津、大汗淋漓。再加上茅台美酒缓缓酌，服务小姐温声软语，那狗肉吃得真是畅快之至，惬意之至。

自从彭建明在征管处任处长以来，每一个冬至日，那些趋之若鹜的个体老板们，都会前呼后拥地把他请到老三届去。为了让彭建明吃得爽快，吃得满意，老板们还专门从乡下卖一只黄狗回来，送到老三届加工。一黄二黑三花四白，黄狗肉在狗肉中是上品。乡下的空气好，没有什么污染，狗们都是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长大的。乡下的狗既不圈也不栓，任由狗们满山遍野地疯跑，这种狗肌肉发达，即使是一条肥大的狗，也比城里圈养的少了许多油腻腻的脂肪。乡下有许多野物，诸如田鼠、野兔之类，狗们逮住吃了，再转化成狗肉，那肉吃起来就格外的鲜美，营养也就格外的丰富。酒是十年以上的茅台或五粮液。烟是极品玉溪。坐在小包间里，品着美酒，吸着香烟，吃着狗肉，天南海北的趣闻趣事闲扯开来，冬至日便在这热热闹闹、推杯换盏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数九寒天的到来。吃好了，喝好了。临走，老板们都会机敏而又热情洋溢地送上一个个红包。这红包也有说法，他们会说，天冷了，从这起就是数九寒天了。但天冷人情却暖着呢！送只红包图个吉利。虽说只是图个吉利，可每只红包里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当然，对于那些老板而言，吃饭不是目的，吃饭只是一个过程，一个必然会向目的过渡的缺而不可的过程。但对于彭建明来说，吃饭就是吃饭，既不是过程，也不是目的，吃饭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是维系生命的措施。所以，很多时候，彭建明在酒桌上是不谈公事的。事实上，有许多事也不是非得言明不可，不言而喻，大家心照不宣，其实就是最好的



表态。

可是，今年是怎么了？今天已是冬至日了，那电话，甚至腰间的BP机，都像是远离尘世的神物一样安静。

女小张走进彭建明的办公室，嘴里嚼着话梅青果之类的零食，语焉不详地向彭建明请假，说是有个特要好的同学过生日，正好又是冬至日，众同学要聚到城南美食城去吃狗肉。女小张走后，彭建明踱到窗前，透过高大的玻璃窗，他看着楼下院子里的树木，还有那株仍然盛开的苹果花，它们都被冬至日暖暖的阳光普照着。彭建明仿佛记得不知是谁说过，单身男人是单身女人零食的无偿提供者。想想也是，你看女小张女小丁女小刘，抽屉里总是堆着牛肉干、开心果之类的零食，而且取之不竭、无穷无尽，像是四十大盗的山洞。私下里，三人还时不时的凑在一起叽叽咕咕，讨论谁谁谁会送食物，

谁谁谁心细，谁谁谁懂得女人心思。彭建明一见他们嘎嘣嚼零食，就不由得想起住宅院里的一只大公鸡。那只鸡不知是谁家养的，反正长得高大健壮，羽翼丰满。院子里同时还有三只母鸡，一只黄一只白，还有一只芦花。因为没有其它公鸡，那只大公鸡便堂而皇之地做了那个院里的鸡国王，享受着三只母鸡的前呼后拥，柔情蜜意。也许是天性始然，也许是宠爱有加，那只鸡国王每每寻到食物，总是殷勤而又耐心地呼唤母鸡们去享用。然后，在母鸡们心满意足地吞下食物后，鸡国王才温文尔雅地跳到其中一只母鸡背上与它交尾。彭建明虽然觉得这样联想很可笑，甚至很不道德，还很恶毒。但他又常常禁不住自己这样去联想，并由此而突然就笑出声来。弄得那三个小女人不知所措，猜不出究竟是自己说错了话，还是自己的行为体态有问题，竟然引得处长如此开心。

曾经有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问彭建明：这世上究竟还有没有无偿的东西？彭建明的回答是：哈哈，老兄，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无偿的话，那我们准还生活在洪荒时代。彭建明常常很为他这番回答自鸣得意。不是吗？自打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中走出来，从那一刻起，有什么东西是无偿的呢？何况，现在已经市场经济好多年了。在彭建明看来，今天，人类的社会活动，无不围绕这几个方面来开展：以物易物，以情易情，以权易物，以钱易物。或者全都倒过来。当然，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人类追求的东西最终还是物。许多东西，从表像上看，它似乎是无偿的，但实质上，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等价交换这个自然法则，就譬如说街边的无偿献血吧，也许你无偿地献出了200CC鲜血，但献了血以后，你就会有一副好心情，一股子为社会作了一定贡献后的豪壮。就像是美国公民献了血以后，会乐得把“我献血了”这样的横幅挂在私家车上满世界招摇一样。何况在献血的过程中，你还得到了一次免费的体检。

彭建明已等得麻木了，时间就像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女子，在彭建明这怅然的麻木中，悄悄地溜走了，溜远了。

彭建明怀着被全世界遗弃的心情，郁郁寡欢地走出机关大楼时，天已经黑了。冬日的天就是这样，日短夜长。寒风吹来，凛冽的空气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苹果花香。那株反季节盛开的苹果花，也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冬至日里凋谢了。

这一天，那只玫瑰色的电话没有响。腰间的摩托罗拉精英型中文寻呼机也没有响。它们像是约好似的，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冬至日，它们都异乎寻常地安静，默默无声。就连准法定的，每天下午寻呼台都要有的天气预报，这一天也被免去了。这座城市的人们，仿佛都围着火炉过冬至日去了，包括那些寻呼台的先生或小姐。他们，甚至像是这个世界，都在不经意之间忘却了前征处处长、现法规处处长彭建明。

街上已是华灯初上。街边上，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矮个男人，着一身旧式的草绿色军服，正热情奔放地高唱着同样旧式的歌曲，一首接着一首，《北京的金太阳》、《毛主席的战士》，彭建明一面听那人唱，一面

在想，这人准是个疯子。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谁唱这歌，而且站在街边，这样投入这样的旁若无人。彭建明拐进胡同口时，那男人的歌声还飘飘渺渺地传过来。

唉，世态炎凉呐！彭建明在心中长叹着。

推开家门，一阵肉香扑鼻而来，是狗肉的浓香。老伴和儿女们围坐在火炉旁，正热切地望着他。炉火上，坐着一只沙锅，锅里冒着白腾腾的热气。他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他脱口而出地嚷了一声：

呵！好一个冬至日。

一九七九年的一桩杀妻案

周一这天，人们在羊壮壮的脸上看到了他老婆的劳动成果，两块青瘀，三处抓痕，一处血痂。但羊壮壮一再申辩，说他这脸是因为喝醉了酒，自己给跌的；说他与他老婆一直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不会如大家所想吵什么嘴打什么架；说他与他老婆都是文明人，有事都会开诚布公、推心置腹、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说……当然，他这番话，打死人们也不会相信。不过，众人还是看在羊壮壮属于受压迫被剥削人民的面上，不再过多地去深究。尽管羊壮壮那张面孔已被他老婆劳动得体的无完肤。反正，这世界上怕老婆的人又不只羊壮壮一个。

羊壮壮生长在那个营养不良的年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瘦得跟一火柴棍似的，而且才出世时，他竟不会哭叫。据说那天是阴雨绵绵的坏天气，南方的梅雨季节，恒古至今都这样。羊壮壮一直不肯从他母亲肚子里出来，大概是觉得这天气不够晴朗，打算呆到风和日丽再出来，因此弄得他母亲撕心裂肺鬼哭狼嚎地折腾了一天两夜。要换现在，早剖腹产了。那时候却不，不会动不动就在肚子上拉一刀，管你愿不愿意都得把你弄出来。那时候的医生百折不挠认真负责，接生的医生好不容易把羊壮壮从母体拽出来，医生倒提着他细瘦的小腿，在他瘦如锥尖的屁股上拍了无数下，也没拍出个响声来。医生有点儿奇了怪了，再把他倒过来看时，他那样儿，眉头紧锁，双目半睁，一副醉眼朦胧的模样，仿佛正在母体内酣睡时，不经意间被这个讨厌的、不谙世事的医生给硬生生拽了出来，心里直冒火呢！医生担心他是个哑巴，便又倒提着他，在他岩石一样坚硬的屁股上又拍了两下，咯得医生的手都有些疼了。好在这次羊

壮壮有了声响，但决不是一般孩子那样放开喉咙就哇地一声大哭，而且还哭个没完，闹得产房跟屠宰场似的。羊壮壮只发出了一个音，而且这个音是一个很清晰的“喂”字，好像是在说，喂！：干什么你，怎么老打我，不吭声也有错吗？医生被他这“喂”吓了一跳，心想这还是人吗？刚出来就这样儿，但愿这小子以后别当官，别做人民的公仆，不然有人民的好受。但随即，医生又扑哧一声笑了，因为医生还没把他倒过来，羊壮壮便又睡着了，一付天下皆醒我独睡的模样。

羊壮壮的母亲是个迷信的人，见羊壮壮老睡个不够，担心这孩子有问题，便私下里找了个神婆看，神婆一看羊壮壮那样儿，也乐了。神婆说，这孩子是个睡佛托生，今后不但有福，而且长命百岁。听得羊壮壮的母亲眉开眼笑乐不可支。当然，那时候羊壮壮还不叫羊壮壮，父母还没为他起名，他只能在他父母嘴里暂时被叫作“儿子”，在别人的嘴里暂时被叫作“瘦小子”、“懒小子”。他母亲因为他的瘦小，又请教了神婆，神婆说不碍事，起个名字就得了。于是便给他起了羊壮壮这名。原意是希望他长得壮壮实实、玉树临风。谁曾想天有不测风云，不知是因为营养不良，抑或是因为羊壮壮嗜睡，缺乏锻炼的缘故，羊壮壮自始至终都没能如他父母所愿的那样，长得壮壮实实、高大伟岸。相反，羊壮壮一如继往地瘦小，一如继往地沉默是金，也一如继往地总是一副似睡非睡的模样。

羊壮壮上小学的时候，他的一位新老师曾因为他的瘦小，闹了个流芳全校的笑话。那天，新老师第一次到

羊壮壮他们班上课，新老师一见前排坐着的羊壮壮，就大声埋怨道：“怎么你们班有同学带着弟弟来上课也没人管吗？”众同学听了新老师这话，一时不明所以，都怔在那儿。新老师不高兴了，很响亮地敲着羊壮壮面前的课桌说：“你们班怎么还有拒绝回答老师问题的习惯？谁是班长？”羊壮壮的班长很惶惑，又很委屈地站了起来，新老师指着羊壮壮问班长：“这是哪位同学的弟弟，怎么能带到课堂上来？”班长说：“老师，他不是谁的弟弟，他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四年级的羊壮壮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很生气地说：“刘圆圆，你胡说，我怎么不是谁的弟弟，我是我姐姐的弟弟。”

羊壮壮从小学到初中，都被老师安排在前排，上体育课时，又总是被老师安排该去玩啥玩啥去。而把他排斥在班里的队列之外，这羊壮壮倒不在乎，反正同学们弄得一身臭汗时，他可以在操场边的树荫下小睡。这还不乐得他偷偷捂着嘴，生怕被老师看见了，又让他不得清闲。

羊壮壮初中毕业后，到一个偏远的山区插队。羊壮壮的母亲不让他去，说他个子太矮，还没锄头把儿高，干不动重活。羊壮壮回答他母亲说：“毛主席都说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没准我过一年两年，就能长街上的电线杆子那么高。”羊壮壮的母亲自然不会相信他能长到电线杆子那么高，再说，长那么高有什么用，做一身衣服得用多少布？把全家人一年的布票全搭上，恐怕还不够做他一条裤子呢。不过，既然毛主席都那样说了，羊壮壮的母亲就不好再说些什么。羊壮壮插队时，身高1米50，体重35公斤，身体瘦小，神情可怜，走路却蹦蹦跳跳、哼哼唧唧，还时常踢路上的石子木棍，跟一学龄前儿童似的。羊壮壮去插队的生产队报到时，生产队的队长死活不要他，说我们这儿不管带孩子。大队支书说这孩子就个子小点，不过已经初中毕业了，算是知识青年。队长半信半疑，既然年龄到了，又是知识青年，他小小一个生产队长，有多大的胆他也不敢不收，否则背上一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名，他一家三代都得跟着遭殃。队长带着羊壮壮回生产队时，队里的队员们见他瘦骨嶙峋，身材矮小，就像株没长大的豌豆苗，都七嘴八舌地说，谁家的孩子哟，这样小就撵出来，受罪哟。城里的孩子，该是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呀。队长说都

闭嘴都闭嘴。队长的心里正烦呢，弄这么一个小小来，你让他往哪搁？队长左右为难，好不容易想起了队里还有五头牛，不由拍了拍脑袋，说我日他妈，咋早没想到呢？队里那几头牛，每天关在牲口棚里，哞哞地叫，都盼着出去撒欢撒欢。可队里没人愿意放牛，因为放牛的工分低，死了牛，或者是牛有什么三长两短，还会惹下天大的祸。有了羊壮壮，队长就临时分派他去放牛，说是过两年身体强壮了，顶得了个壮劳力了，再另分派其他活。于是羊壮壮便去放牛，心里盼望着队长说的那句话早点儿实现。谁知羊壮壮一放牛就放了四年，因为他老不见长，队长没法给他派其他活儿。羊壮壮呢，他也乐得清闲，每天揣两个玉米面馒头，早晨把牛往山上一赶，找个地方就睡觉，饿了啃馒头，渴了喝山泉，等太阳快落山了，吹一声口哨，牛儿们会乐颠颠跑来，羊壮壮赶着它们悠悠的往村里去。羊壮壮每天上山放牛都带一点盐，牛儿一听到他的口哨，都知道有盐吃。那时候人吃盐都困难，牛有盐吃还不跑蚀了腿，都怨爹妈没给它多生四条腿，成一头奔跑如飞的八腿牛。到是羊壮壮的父母，每次羊壮壮回去不仅不见他长，而且晒得跟一块焦碳似的，走时，家里的盐又总是全军覆没，好在城里吃盐不比乡下，都说他干的是力气活，多吃就多吃吧。

一九七三年秋天，在乡村放了四年牛的放牛娃羊壮壮回到了城里，被一家工厂招作了锅炉工。羊壮壮刚被分配当锅炉工时，烧锅炉的师傅也不要他，说咱这锅炉房不是幼儿园，咱这粗手粗脚的带不好孩子，再说这儿是机房重地，万一弄不好弄蚀他一条腿一只胳膊，咱如何向领导向组织交待。可经不住行政科长一哄二唬，师傅还是收下了他，但极不情愿的样子，背着科长叽叽咕咕了一通。其实，他们所烧的锅炉只是一个四吨的生活锅炉，平时只管供应各车间各办公室开水，向职工食堂送汽蒸饭，向职工澡塘送汽冲水，冬天管着向办公楼送暖气，仅此而已。锅炉房有四个人，加上羊壮壮，一共五个，其中三人轮着上中夜班，羊壮壮和他师傅上长白班。羊壮壮的师傅姓陆，陆师傅五十来岁，牛高马大，长着一张无法无天的马脸，面皮通红。陆师傅嗜酒，但不误事，因为陆师傅上长白班，他喝酒又是慢慢悠悠那种，酒装在小锡壶里，小锡壶揣在怀里，也不用下酒菜，每隔十来分钟往嘴里灌一口，然后，慢慢抿，

像小孩子抿糖块似的。这样，上班时间他一般是醉不了的，要到了下班，回家后晚饭时搞几样小菜，再喝几盅。这才会醉醺醺地倒头睡去。陆师傅因为长期喝酒，所以那张马脸总是通红通红的，如一只澳洲红蟹，陆师傅不教羊壮壮怎样烧锅炉，非但如此，他甚至连往锅炉里铲煤也不让羊壮壮做，只说让他一边玩去。羊壮壮一看见陆师傅那张红马脸就想乐，又怕得罪师傅，所以总是忍俊不禁，所以他很听陆师傅的话，只要陆师傅说一边玩去，他就一边玩去了。羊壮壮在一边玩了几天，便玩腻味了。他见陆师傅每次倒炉灰时，推着那辆铁皮车斗的手推车跑得飞快，炉灰红红的，有时甚至还一路冒着青烟，这使他想起电影《打击侵略者》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志愿军战士推着一辆燃烧着的，运送弹药的独轮子，飞快地跑着，翻过一个小山坡，轰的一声，一团蘑菇云从坡后直冲云天，弹药爆炸了，原本在独轮车附近的数十名朝鲜群众和志愿军战士得救了……陆师傅的手推车轰的一声响，是他把车推到了堆灰场，然后铁皮车斗一翻，把一车炉灰全倒掉了，一时间尘土飞扬，青烟袅袅。羊壮壮一下子迷上了那辆手推车，一下子迷上了倒炉灰这项工作。他每每推着手推车往堆灰场奔跑时，一股英雄气概油然而生，血液一下子便沸腾了，羊壮壮仿佛一下子变成了视死如归的志愿军战士，他奔跑着，奔跑着，然后轰隆的一声，将那车炉灰全倒掉了。

羊壮壮就这样乐此不疲地推着车，倒着炉灰，转眼，七、八年就过去了。羊壮壮二十六、七岁时，父母早已为他的婚姻大事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他们前后托了亲戚托朋友，甚至托了媒人给羊壮壮介绍了十来个姑娘，可没一个看上他的，人家姑娘一听他是烧锅炉的，先就有些不愿意了，再一打听连烧锅炉的也不是，每天只痴迷于推那辆烂车子，倒那一车车永远也倒不完的炉灰。再看他人又瘦小，跟一背书包上学的孩子似的，人家姑娘就死心了，不愿意了。所以总是见一个黄一个。弄得亲戚朋友见了他父母就躲，怕缠着再向他们要花姑娘。

一天，羊壮壮在大街上遇见初中的同学李卫东，李卫东一见羊壮壮便特务似地笑。羊壮壮说你笑什么？看你那样跟普志高似的。李卫东说怎么十几年不见你还这样，跟神仙似的，一点没变。羊壮壮知道李卫东这是笑

他个子不见长，但羊壮壮不急不恼，羊壮壮懒懒地说，高有什么用？电线杆子够高吧，可你瞧它，还不是整天就戳在那儿。李卫东说，别误会别误会，矮有什么不好？俗话说矮子心眼多。拿破伦恐怕还没你高呢。两人说笑了一会儿，李卫东在与羊壮壮的谈话中，知道羊壮壮还没说上媳妇，便将胸口拍得嘭嘭响，说包在我身上。

李卫东要给羊壮壮介绍的，是他们厂职工食堂的一个独身女人，女人比羊壮壮大一两岁，离异，原来是他们厂党委书记的女儿，在厂办公室做一般工作，后来嫁了一个本厂的技术员。这女人平时娇生惯养，飞扬跋扈，是个脾气暴躁且难侍候的主儿，嫁给技术员后，仗着他爹是党委书记，动不动就给技术员脸色看，有时甚至还在技术员身上施以凤爪老拳，弄得技术员对她厌恶有加，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但慑于她父亲的权势，技术员不敢与她断绝关系。有一次她父亲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说错了话，被撤了职，还挨了批斗。这让技术员拨开乌云见红日，技术员赶紧与原书记的女儿离了婚，从此脱离苦海。俗话说，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她本来就不是凤凰，没有了父亲的权势，长得丑陋且又泼妇一般的她便什么也不是了，她的工作由厂办调动到了食堂，然后她就被人们遗忘了。

过了几天，李卫东果然把羊壮壮带过去见了那女人。李卫东介绍他们互相认识，然后说你们聊，拍拍屁股走了。留下他们两人你偷窥我一眼，我偷看你一眼。两人见面的地方是一个喧闹的公交车站。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两人先是局促、后是亲热的聊了一阵，到第五辆公交车进站离站后，她把羊壮壮领到了她独居的宿舍，那是一间用油毛毡和木板搭建的简易木屋，有点像是临时工棚。两人接着聊，聊着聊着天就黑了，羊壮壮起身要离开时，她一把将羊壮壮揽进了怀里，毫无经验的羊壮壮先是面红耳赤惊慌失措，尔后，他在她的引导下体味了女人的温柔，这样，两人便在羊壮壮慌乱无章和她久逢甘露的焦渴中把那件事情给办了。再以后，两人便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结了婚。

羊壮壮的老婆五大三粗，牛高马大。据说腰围三尺，胸围四尺七寸，身高1米74，体重82.5公斤。活脱脱一头北极熊。但尽管如此，羊壮壮高大威猛的老婆却有

一个玲珑而又媚俗的名字，叫侯小娇。她的父母给她起这个名字时，一定是希望她将来长得娇人可爱，楚楚动人。但如同羊壮壮的父母对羊壮壮的失望一样，侯小娇的父母在她十八岁时，就已经意识到他们犯了主观愿望的错误，因为那时候侯小娇已身高1米71，体重73公斤，实实在在已经不能算是小娇了。

侯小娇在嫁给羊壮壮之后，先还过了一段安稳平静的生活，毕竟今不如昔，侯小娇也能够意识到父亲的权势对她意味着什么，拥则荣，失则贱。侯小娇本来不会做家务，更不会做饭菜，但她在新婚时还是略为表现了一下，她自觉自愿在小家里做饭做菜，侍候丈夫。当然，她作菜的烹调方式永远只有一种，这便是煮，什么样的菜都煮，什么样的佐料都敢往里放，其结果可想而知，侯小娇做出的饭菜，每每使羊壮壮面对它们时，就会想到厂食堂里喂养的那头大肥猪，那些家伙吃的食物与侯小娇做出的饭菜如出一辙，令羊壮壮食之难以下咽。羊壮壮在咽了两周这样的饭后，知道自己没有享老婆福的命。于是只好牺牲了许多睡眠，自己操刀掌勺在厨房里做。为此羊壮壮总是一付痛心疾首的样子，睡觉可是他这一生唯一的爱好啊！可为了做饭做菜，羊壮壮总是花去了不少时间，少睡了不少觉。羊壮壮的厨艺与侯小娇相比，其实也好不到哪去，不过是知道该炒的炒，该炖的炖。但侯小娇第一次吃羊壮壮做的饭菜便眉开眼笑大加赞扬，说羊壮壮的厨艺顶得上特级厨师，做出的饭菜色鲜味美香甜可口，说她食堂的大师傅好过百倍了。听得羊壮壮云里雾里，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了。然而，不管是真是假，羊壮壮从此以后便成了家里的伙夫兼主厨。侯小娇只管饭后洗洗碗抹抹桌子，但侯小娇有时甚至连碗碟也懒得洗，吃了饭碗筷一放，抹抹嘴，坐到一旁剔牙。羊壮壮是个勤快人，看不得家里杯盘狼藉的模样，又不便开口叫侯小娇收拾清洗，于是便只有自己捋了衣袖，默默地收拾桌子，把碗筷盘碟拿到水管边清洗，任由侯小娇在一旁剔她那一嘴的横板牙。如此这样几次以后，洗碗抹桌的事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羊壮壮的名下，侯小娇在她与羊壮壮婚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如此这般顺水推舟地把一切家务活都归到了羊壮壮的名下，自己则闲得无事，随便靠那儿都打盹。因为人胖，容易打呼噜，侯小娇每每打盹，就像一架大型战略轰炸机在屋子里盘旋。羊壮壮每每听见她的呼噜声，看

见她昏天黑地的睡模样，就捶胸顿足悲天呛地。他的前生可是睡佛啊！神婆不是说了吗？他是睡佛托生，睡觉本该是他的权利，他该什么时候想睡就什么时候睡。在工厂里，他推够了车，还可以在树荫下睡一觉呢，可在这家里，侯小娇反倒成了睡佛了，他却像是睡佛跟前的一个童子，得侍候睡佛呢。

尽管羊壮壮工资全交，家务全包，但侯小娇在婚后的第五个月，开始暴露出她超级小市民和泼妇的本性，动不动就发泄她的臭脾气，动不动就在羊壮壮身上施展老拳。羊壮壮从此由一个丈夫沦为她的出气筒和有生命的活动沙袋。

由于侯小娇与羊壮壮的关系不好，加之她又不会生育，羊壮壮的母亲就有些看不起她，逮着机会就在地面前唉声叹气：说他们老羊家家门不幸，上辈子不知做了什么缺德事，惹得送子观音都不给好脸色，害得他们家绝了子嗣。由此侯小娇与婆母的关系闹得很僵，侯小娇轻易不踏婆母家的门，甚至连过年她也是与羊壮壮各回各的家，闹得跟两个冤家似的。这样吵吵闹闹地过了二年。

七月的一天，羊壮壮的母亲心脏病复发，被送进医院，门诊诊断后开了入院单，羊壮壮的父亲在收费处交费时，发现钱没带够。那天正好羊壮壮刚领了工资，便从兜里掏出20元给父亲。羊壮壮回到家把工资交给侯小娇时，侯小娇发现少了20元，便问羊壮壮，羊壮壮就如实告诉了侯小娇，本以为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事，谁知道侯小娇一听便黑下了脸，当下就不依不饶，非得让羊壮壮保证下月找他父母要回来不可，弄得好脾气的羊壮壮肚子里都窝出了火。羊壮壮说，谁没父母，你不也是娘生父母养的。侯小娇说，我父母可没你父母那么娇贵，也没你父母那么命好，能摊上你这么个孝顺儿子，动不动上医院，跟国宝似的。羊壮壮说，孝顺咋啦？上医院咋啦？你父母生病不上医院，你父母生病在家呆着？侯小娇说，呆你妈的x，你妈才呆着呢！你妈就是在家呆多了，才生出你这么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羊壮壮说，就你是东西，也不拿镜子照照，跟一头大骡子似的，公不公母不母的，连蛋也下不了一个。侯小娇愣了一下，随即，她噢地叫了一声，大声道，我是骡子，我是骡子我操你妈。侯小娇一边喊着，一边就跟一头大棕

熊似地扑过来，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你这矮南瓜你这矮南瓜。羊壮壮一见她那样儿，就知道她又要对自己下手了，他本能地让着躲着，但屋子太小，羊壮壮根本没有逃跑的空间，他只转了个身，就被拼命夜叉似的侯小娇很轻易地逮在手中，失去理智的侯小娇一下子掐住羊壮壮的喉咙，令羊壮壮窒息得眼睛都绿了。侯小娇最恨人骂她不会下蛋，早在跟技术员做一家时，因为她不会生孩子，人家就骂她是不会拉尿的驴不会下蛋的鸡。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羊壮壮骂她是骡子，她知道骡子是马和驴杂交后产下的，骡子天生就不会生育。这样恶毒的话，不等于是在她心口上捅刀子吗？她能不跟你急吗？侯小娇越掐越来气，越掐越使劲。羊壮壮被侯小娇掐得喘不过气来，他感觉自己就要死了，就要死在这头母骡子恶毒的手中了。情急之中，他忽然想起当知青时，有一个农民武术家曾教过他一招防身术，因为他个子矮，农民武术家说，咱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就教你一招下三路。羊壮壮从没用过这一招。从来没人跟现在一样要掐死他，所以他从来没有用的机会，而现在机会来了。羊壮壮攒足了劲，抬起脚，用他穿着劳保皮鞋的脚跟使劲跺在侯小娇的脚面上，这一招显然很有效，侯小娇惨叫一声，两只手就松开了。羊壮壮揉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喘气，心里说多谢那位武术家了，不然今天真要死在这臭婆娘手里。侯小娇像一只护疼的狗，叫唤了两声，又重振旗鼓地向羊壮壮扑来，两人于是扭打在一起。侯小娇在食堂的工作大多时候就都是搬煤块劈柴火，几年的功夫，已搬得她手粗脚粗力大无比，加之她个头又比羊壮壮高出许多，羊壮壮哪是她对手，只用了两三个回合，羊壮壮便被她骑在身下，压倒地上。被激怒的侯小娇如一头受伤的熊，没头没脑地在羊壮壮身上施展拳脚，待她消了一点气，看羊壮壮时，已趴在地上不会动弹了。

厂工会主席老张听说羊壮壮被他老婆打了，伤得不轻，躺在家里几天没上班，老张就叫上工会的专职干事小陈，与他一道去看羊壮壮。他们在街上买了一些水果，一路拎着进了羊壮壮家的门。侯小娇不在家，上班去了，羊壮壮一人躺在床上。屋里很暗，外面进去的人看里面漆黑一片，分不清哪是哪。是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屋里的人却看得很清楚。羊壮壮见他们进去，忙从床上爬起来，说，甯，张主席，你们怎么来了？老张

说躺着躺着。但羊壮壮没躺着，羊壮壮开了灯，从床底下拖出两张凳子，让老张他们坐下，然后又泡了两杯茶，这才坐在床沿上，神情木木的。老张在羊壮壮忙碌时，就已经把这个家的状况一一收进眼底。见这个家里里外外乱糟糟的，如同猪窝狗窝，老张就暗想，壮壮这是娶的什么老婆，瞧她把这家整得像难民营似的。羊壮壮坐下后，老张就和他聊起来。老张问羊壮壮伤得怎样。羊壮壮回答说好多了，说最迟后天就能上班。老张问他们两口子打架的经过，羊壮壮详详细细地说了。羊壮壮的记忆力很好，他连枝末细节的事都说了。工会主席老张听得气咻咻的，一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样儿。小陈在一旁却是一副闻所未闻忍俊不禁的模样。小陈大学刚毕业，才分到厂里两个月，还是一个孩子，自然体会不到这人世间龌龊的丑陋。他们正说着，侯小娇回来了，一副心情好得不得了的样子，见了老张小陈也爱理不理的，反正不是她厂里的，不关她的事。张老是个北方人，北方男人都有大男子主义，且越老越甚，最见不得侯小娇这样的女人，老张一见侯小娇这样儿就怒火冲天。老张高声说，小侯，我看你也是个女流之辈，虽然长得孔武了一点，但你也不能对自己的丈夫下毒手呀。壮壮是瘦小了一点，但壮壮脾气好，人又勤快，而且怎么着也是你丈夫，你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大老爷们呢？谁知道侯小娇不听这话则已，一听这话就一蹦老高。侯小娇说，你看他那样像大老爷们吗？我嫁给他算是倒八辈子血霉了。再者说了，你是他厂子里的工会副主席吧，那又咋样了？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我们家自己的事，要外人多什么嘴？保不定自己家稀饭还没吹冷呢。惦着帮别人吹什么劲？侯小娇一说更滔滔不绝，跟泛滥的洪水似的，而且声音特高，像在跟八百个人吵架。工会主席老张根本插不上话，憋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恨不得一脚踢过去，把这恶婆娘踹出屋去。小陈在一旁瞪圆了眼睛，惊得张口结舌，她从没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这么厉害的角色，要说见过也只是在银幕上，但那些角色与侯小娇，与活生生的侯小娇比，总要失之声色。

工会主席老张窝了一肚子气，决定要为羊壮壮，同时也为自己主持一点公道，申张一点正义。老张找到侯小娇单位的领导，一个姓谢的厂党委副书记。谢书记叫上了行政科的马科长，三人一商量，对侯小娇的行为，

除了教育，还真没办法治她。马科长说，她一没触犯法律，二没违反厂规，单位不好处理，要说教育，那婆娘可是那种脱了裤子打老虎的人，脸也不要命也不要，她能听谁的？谁也拿她没辙。谢书记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像侯小娇这种没素质没文化的人，教育不教育都没有现实意义的。工会主席老张听他们说到这份上，知道自己没他们了解侯小娇，这时候也就只有灰心丧气的份了。小陈说，干脆叫羊壮壮离婚得了，省得尽受她欺侮。老张叹了口气，不置可否。

羊壮壮伤好了去上班，锅炉房的老李说：告她狗日的。羊壮壮说，上哪告去，又没钱没废的。老李说上法院呀，告她虐待罪。小夏在一旁哧哧笑着说，没听过虐待大男人的，只听过虐待妇女儿童。老李说，那又咋啦？壮壮是弱者嘛！羊壮壮说，算了算了，自己老婆，咋会弄到法院去。小夏说，这种三心牌的婆娘，干脆离了得了。羊壮壮问小夏什么叫三心牌。小夏说，三心牌也不懂，怪不得你要被她欺侮。小夏说，三心牌就是看着伤心，想起寒心，留在家里放心。羊壮壮听了这话，仔细一琢磨，还确是那么一回事，不禁悲从心起，他想，我要这样下去，是不是白来这世界一趟了？白做了一回男人了？

三个人正在愤怒声讨羊壮壮的老婆，门外就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叫羊壮壮。老李说，是不是侯小娇叫你？小夏说，不可能，那婆娘要经一些折磨才会好。小夏说着，从窗口伸出头去看了一会，然后缩回头来，对羊壮壮说是工会的陈干事，准是叫你去调解的。羊壮壮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儿说，都调解好几遍了，反正调不调解都一样。陈干事又在门外叫羊师傅。羊壮壮这才懒洋洋的走出去。羊壮壮走出锅炉房后，看见陈干事站在一株冬青树下，她穿着一条藕荷色的连衣裙，那样儿如出水芙蓉，气象万千。羊壮壮看得都有些呆了。羊壮壮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老婆来。羊壮壮这是第一次拿老婆与第二个女人，特别是像陈干事这么优秀的女人比，虽然他觉得这样比有点儿不道德，而且还有点可恶，但他还是觉得他老婆侯小娇跟眼前这个姑娘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一个是天上的仙女，一个是地下的野草，简直没法比。羊壮壮这样想着，就走到陈干事面前。他本想问陈干事有什么事找他，但没等他开口，陈干事就问，羊师

傅，今天下班后有空吗？羊壮壮说，有啊！像咱这种人，别的没有，时间倒有的是。陈干事婉尔一笑，说，那好，我请你看电影，下午6点整的，下了班就直接去。羊壮壮不解地说，陈干事，我知道你挺关心我，可调解这事儿，再怎么着也不能到那地方去啊，吵吵嚷嚷的，你让我听你的还是听电影上的呀！陈干事笑着说，咱们就看电影，不谈调解的事，下了班我在厂大门等你。陈干事说完，撂下张口结舌的羊壮壮，自顾走了。羊壮壮看着陈干事走远了，这才想，她叫我看电影不是为了调解那又是为什么？话说回来，要说真是调解，再怎么着也不会到电影院调解去。羊壮壮百思不得其解，他悻悻地回到锅炉房里。老李问他，又是那档子事？羊壮壮回答，谁知道是不是那事儿，她说不是，要约我去看电影。小夏在一旁惊呼，天呐！你睁睁眼吧！别让陈干事看上我们壮壮师傅。羊壮壮心里正乱哩，听小夏这么一说，他有些烦了，他说，你瞎说什么你，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别尽瞎嚷嚷坏了人家姑娘名声。

羊壮壮下班后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他想，不管怎么着，跟人家陈干事在一块，他不能太窝囊，否则会影响了人家的形象。羊壮壮记得他第一次去见侯小娇时，穿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裤子，脚下蹬一双运动鞋，形象有点小学生。后来侯小娇跟他说，刚与他见面时还吓了一跳，误以为李卫东给她介绍一在校学生。她说，要真是那样，咱不就是残害幼苗了嘛！后来仔细一瞧，哈，你那脸，跟一只老茄子似的。羊壮壮走出工厂大门时，陈干事已经在那儿等着了。见了面，陈干事说，走，咱们先吃一点东西，垫垫肚子。说完，她带头往街上走去，羊壮壮只好跟着她。两人来到一卖蒸饺的小店里，陈干事要了三笼蒸饺，两碗稀饭。羊壮壮争着要付钱，被陈干事挡住了，陈干事付了钱，两人在一小桌前坐下来吃。陈干事吃了一碗稀饭，一笼蒸饺，另两笼羊壮壮吃了。羊壮壮还饿着呢，他本来还想再要三笼的，但一来在陈干事面前他不好意思这样暴饮暴食，二来陈干事不是说了吗，垫垫肚子，不是让吃饱。所以羊壮壮吃完那两笼后，就没再要。吃完东西，两人进到电影院里，电影已经开映了。羊壮壮没看见片名，他记得陈干事是给他说过的，但片名太长，他没记住。电影是一部外国战争片，二战期间的故事。羊壮壮坐在陈干事身旁，离她很近，除了侯小娇，羊壮壮从来没离任何一